

孙家荣

娘的脊梁  
撑起我们的求学路

七八十年代的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一场近现代以来极大的变革,而在这场变革前后,母亲为了撑起这个家所做的努力是极大的,也是极其艰辛的。

那时,大姐率先踏入了大学校园,紧接着,我们兄弟姐妹也一个个相继走上了求学之路。要强的母亲,曾不止一次当着我们的面郑重地说:“我没上过学,没有文化,但是无论家里多穷,我不会让我的孩子们不上学。”为了这句话,母亲耗尽半生心力,在生活的磨砺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生命的破茧成蝶。

在母亲当年陪嫁的老橱里,放着一件旧大衣,而这件衣服则是大姐上大学时母亲辛苦付出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大姐是1976年秋上的山东师范大学,听母亲说当时天已经挺

冷的了。大姐学的是美术专业,需要外出写生。特别是受条件限制,登泰山写生,是美术专业司空见惯的事情,而这对于当时从农村去上大学的大姐来说,却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因为她没有可以在山上御寒的外衣。母亲知道后,便开始为此事奔波了。

在那个年代,农村人可以获取的经济收入无非就是卖点农田里或者自家种植的东西。我家老屋园内当时有三棵苹果树,都是父亲在世时栽下的。其中有两棵结出的果非常好吃,一棵是金帅,一棵是青香蕉。每年冬天,母亲都会在晚上我们做作业后拿出一个来分吃打牙祭。每每从粮食缸里拿出苹果来,小小的屋子里总是果香四溢,母亲将苹果洗干净再分成小块,在我们馋的流口水时,每人吃上一小块,顿时感觉是一种生活中的享受!当

时为生活所困,母亲每年总是卖掉一大部分苹果来补贴家用,只留一点儿给我们吃。这年的果树特别争气,仿佛知道主人的心思,结果特别多,秋天成熟了,收了满满一大缸,这就是天随人愿吧。而母亲为了给大姐买上外套,多赚点钱,苹果不再到就近的市场卖,母亲每次都会到离家十几里外的集市上卖苹果。

后来为了避开众人的目光,更是为了早点回家照顾孩子,每次天不亮母亲就背上一袋子晚上捡好的苹果,分开前后两部分,步行两个多小时去集市卖。尽管当时我家的果子品相好,味道正,但是因为母亲每次只能背二十多斤,所以每次只能比本镇集市多卖几角钱。而这对于当时的母亲来说,已经是朝着自己的目标——给大姐买件像样的大衣,又接近了一步,况且当时的几角钱已经是农村一笔可观的收入了。

那个冬天,周边的大信、普东、蓝村、棘洪滩等几个较大的集市上,总能看到母亲瘦小的身影。每逢赶集的日子,星星还挂在天边,天依旧漆黑,村头就会出现一个矮矮的身影,背负着沉甸甸的袋子,步履匆匆地朝着十几里外的集市走去——那就是我亲爱的娘啊。她身高不足一米六,却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七口之家的重担,为了我们姐弟几人,她默默承受着生活的所有苦难,苦心经营着这个残缺却充满温暖的家,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我们的成长路上。

第二年春天,大姐穿上了新买的大衣,她再也无需担心爬泰山写生挨冻了。那些日子,大姐几乎画遍了泰山所有的风景,并将所有的写生作品全部背回了家——给母亲和弟妹们看。

也就是那年,我知道了五岳之首的泰山,知道了泰山十八盘、回马岭、南天门……而母亲看到那些画时,脸上露出的笑容,温柔又灿烂,深深印在我的心底,也成了我毕生渴望回报母亲的初衷——好好做人、努力生活,让母亲再一次露出这样由衷的笑容。

而今,孩子们早已为人父母,而母亲却渐渐的老去(写这篇文章时,母亲还健在)。如今的她,再也不用为哪个孩子没有御寒的衣服而发愁,更不用为了生计四处奔波劳碌。可年轻时过度的劳作,还是在她身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一次次疾病缠身,却从未击垮这个坚韧的女人。她凭着骨子里的坚强和永不服输的品格,一次次从病痛中重新站立起来。母亲的一生平凡而普通,可她在苦难中坚守、在困境中前行的精神,正是我们做儿女的一生都要学习的榜样。

娘啊,儿子没有华丽的笔墨,无法将您的伟大一一诉说,但您每一次越过生活坎坷的模样,每一次为我们操劳的身影,都将永远激励着我不断前行,照亮我平凡的一生,成为我心中最坚实的力量。

国永梅

## 走出去 才发现花儿已开了



这几天有些暖和,便想要出门走走。原本想要去华楼山,到了却得知已经预约人满,便转身去往崂山华严寺的路。

沿着水泥坡路缓缓向上,路边的店铺吆喝着招揽生意。阳光是热情的,风里还是带着冬天的清寒,草木还是荒着的,山野间仍留着冬的沉静。北方的春天,就是脚步蹒跚了一些啊。

可就在意兴阑珊之际,一抹明亮的黄,猝不及防撞进眼里。——是迎春花,这还是我2026年遇见的第一束迎春花呢。

在路边向阳的土坡上,石缝中,一丛丛、一簇簇嫩黄的小花,已经开了。活泼泼,鲜亮亮,一朵挨着一朵,在煦日中似乎在等你。那抹黄,明亮又温柔,肆意舒展着,像把初春的阳光,揉进了小小的花瓣里。

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啊!只有走出来,才会知道春天并不遥远,才会与眼前的春天撞个满怀!

我的心忽然就雀跃了起来。原来呆在家里的我,以为春天还离得远呢。它只是藏在山野间,等我们亲自寻来,才肯展露笑颜。这多么像我们日常琐碎的生活,固守着一方小小的天地,以为日子平淡无味,却不知只要迈开脚走出门,就能与不期而遇的美好撞个满怀。

原来,只要你有一颗愿意走出去的心,春光就总会遇到。

进入华严寺,洁净的石阶步道,静静铺展在眼前。与别处山路不同,这条通往古寺的路,最特别的,是隔上几层台阶,就会在石板中央,精心雕琢上莲花的图案。

我俯身凝视,那莲花线条圆润流畅,花瓣层层叠叠,向外舒展,饱满而柔和。到了花心,又含蓄内敛。整朵莲端庄沉静,静静卧在石板之上。阳光落在莲花纹路里,光影交错,让本是冰冷的石板,多了几分温柔的禅意。仿佛每一朵莲,都有了有了温度,有了不慌不忙的力量。

我轻轻踏过莲花,走不多远,便又遇见一朵。它们像一种温柔的指引,又像一场安静的陪伴。一路走,一路看,一路与莲花相逢。脚下是莲,眼里是莲,莲,也在心里,慢慢漾开了。

莲花不语,却胜过千言万语。它生于泥土,却洁净不染;长于静水,却亭亭独立。不与百花争春,不与繁华斗艳,只管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开放、从容。即便落在石阶之上,被人往来行走,被风雨日夜冲刷,却依旧保持着独有的静雅。

华严寺脚下的莲花,不是简单的装饰,是一种境界,一种提醒——修行,从不在远方,就在脚下,在每一步行走的路上,在最平凡、最日常的地方。

走出去,永远不止于脚步,还有心灵。

不纠缠与已经发生的不愉快,不患得患失,不让过往的烦恼,反复摩擦柔嫩的心灵。是像路边的迎春花一样,记得绽放才是人生要义;是像脚下的莲花一样,都守住自我的美好。

下山时,阳光更暖,我再一次去寻找着脚下的莲花,也郑重地对迎春花挥手说再见。

马桂民

## 乡鹅旧忆

记忆里,母亲曾养过鹅,是一只还是两只,如今早已模糊不清。我走过、生活过的那些乡村里,鹅的身影,也一年年少了下去。想起它们,总是胖墩墩的模样,一身洁白羽衣终年不变;脖颈修长,总是矜持地昂着;扁扁的喙上,像细细涂了一层淡淡的淡黄油彩。翅膀虽大,却安静收拢在身体两侧。走起路来不慌不忙,挺胸抬头,步态里带着几分憨拙的威风,傲气里又藏着

几分可爱。

曾读过《牛和鹅》里的话:牛眼看人,觉得人比牛高大,所以牛怕人;鹅眼看人,反倒觉得人比鹅渺小,因此鹅向来不怕人。也正因为这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鹅竟也能像狗一样看家护院。若有生人靠近,它们立刻张开翅膀,压低长颈,毫无畏惧地直冲上前,气势汹汹,威慑力丝毫不亚于看家的犬吠。

乡下养鹅的人家不多,鹅蛋也就成了稀罕物。想来或许是因为鹅的食量惊人,寻常农户负担不起。鹅比鸡壮硕许多,鹅蛋也足足有鸡蛋两倍之大。记忆里,我能吃上鹅蛋,多半是在每年二月二。那天母亲总会煮一锅鸡蛋,再放上寥寥几枚鹅蛋,分给我们兄妹几个。每次捧着那枚洁白硕大的鹅蛋,我总像得了珍宝,捧在手里反复端详许久,才耐不住馋意,小口小口,珍

惜地慢慢吃完。

许多年过去,鹅蛋当年的滋味早已记不真切,甚至那时的自己,未必懂得细细品味。如今生活早已不同往昔,鹅蛋也不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可是当我再次把这样一枚光洁的鹅蛋托在掌心,轻轻敲开它坚硬的壳,看见里面几乎晶莹剔透的蛋清,咬下一口弹滑的蛋白时,那些遥远而温柔的时光,便又一点一点,泛上心头……